父祖之名

你們都知道我的名字叫 mumug，在我們祖先的話裡，意思是「樹瘤」。樹瘤就是地上的星星。我的祖父曾經用顫抖的嘴唇唱族人遷移的詩歌，那時候族人剛剛離開賓斯博干，是祖先從石頭迸裂的地方、野獸群聚與神鳥西麗克卜吉凶的時代，每個需要遷移的族人，都被賦於成爲一顆膨脹的星星的任務。

讓我送給你們一張布之舌、枴杖的結
願所有的風和荊棘的刺都閃過你們
願你們腳踏的地方平滑順暢
不論你們散落在任何溪邊的角落
不要渾渾噩噩的過日子
不要像那掉落的葉子
願你們像星星般膨脹明亮
讓你周圍的人稱讚你們、敬畏你們

在好幾個世紀前，住在平原的人以鹿的敏捷、穿山甲的隱匿與海浪的力量將我們推擠到山上，並不是我們風的力量不足，而是風充滿了膨脹的溫柔，爲了公平起見，我們和平原人訂下了和平的誓約，除非天災與傳染病襲擊上山，否則是不會降落到平原獲取靈魂。但是來自海上的人粗暴的結束了平原人的生活方式，一波一波的海上人，頭頂著日光曬成的黑色、紅色、黃色各異的頭髮，被海洋蹂躪過後，內心蓄積隱藏的憤怒與狡猾，他們用一塊羊皮卷騙取了土地，後來以嫁給平原人當「牽手」爲樂，不論嫁入或以任何草率的藉口離異，都可以獲得廣大的土地，於是樂此不疲。特別是泥土色澤的人類，他們有一種神奇的種子——稻米——長大之後比小米巨大兩倍，只要稻米種了下去，土地就像放上了陷阱，再也無法自由快樂的活著，命運就要跟天天喘著大氣的耕牛連結在一起。留下來的平原人不再快樂的生活或者死亡，在有文字的征服者底下，文字好像散播著悲傷的病菌，一條一條的法律有如繩子逐漸勒緊平原人的脖子，留下來的人還必須替征服者工作，學著馬匹從北邊奔跑到南邊，像耕牛套上了牛阨，整個天空的重量都接了下來。靠近海岸的沙轆社爲了要照顧不夠熟悉的稻苗慢了幾天服勞役，整個社人就被軍隊殺戮殆盡，牛車路上沾滿痛苦的血流，月亮走完一次輪迴，紅色的血才成爲黑色的泥土躲入草叢間，剩下兩三個好運氣的族人只好隱姓埋名，躲在征服者的歷史底下不再見天日。曾經跟我們在大安溪埋石訂約的崩山各社，後來也留著征服者的髮辮，從背上滑下股溝，好像頭上放著專吃小米的老鼠，穿著難看的衣服，掩蓋岩石一樣的肌膚，嘴巴發出難懂的聲音，連鳥雀也忍不住飛離草原。這些征服者稱自己叫做「漢」，對每一塊征服的土地種上稻米和木頭或是竹子當成柵欄，就像厚重的衣服將身體包圍起來，害怕四季大自然的變化，遠離篝火來溫暖夜晚的軀體。漢人對土地表達出超越自己所需要的慾望，因爲他們不懂得讓土地休息，一年四季把土地當雞鴨看待，於是土地的呼吸就愈來愈衰弱，等到土地死亡以後，就圍起來讓人們居住，所以漢人永遠認爲土地是不夠的，於是只好模仿最貪婪的動物求生——永遠視公平爲糞便——在搶奪的土地邊緣堆起一粒粒土堆，看起來就像是惡臭的大便，直到土堆被推到平原與大山握手的地方，他們無法再堆上去了，因

爲我們會用番刀獵取靈魂警告他們。

一個世紀之前，來自北邊日本島嶼的矮人，也是用寫上文字的條約得到台灣島嶼，成爲新而強悍的征服者，漢人的使者在海上遠離岸邊接下恥辱的條約，矮人帶著比每個部隊的軍士還要高的步槍跨進了岸上，以兩三顆打雷般的砲彈震攝漢人，以古怪的儀式在北部的大城宣布了統治者的地位，而他的主子卻是遠在天邊以太陽的形狀爲象徵的天皇。爲了讓別人感到被征服的恐懼，矮人穿上手掌大的皮鞋、戴上模樣像雞毛的高帽子，坐在冒著白霧的馬匹身上，腰邊繫上比一雙腿還樣長的刀子，走在路上時，刀柄的鐵器就會發出刮殺玻璃的恐怖聲音。據說北部的族人曾經來到長刀人的大房子作客，但是長桌上缺乏足夠的獸肉、長刀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不是以朋友的態度相待，於是帶回幾盒沒有用的糕餅回到山上，再也不願意受邀到大房子接受不禮貌的對待。反正自從我們的祖先從石頭裂開的時候，就與森林、走獸、河流過著幸福的日子，沒有必要爲幾個裝腔作勢的矮人改變祖先留下來的生活。不久，長刀人帶著走路的、發出喜歡生悶氣的雷聲一樣的大砲，毫無目標的炮打雄偉的山，讓每一座山腰開著味道難聞的火花，接著竟然大膽的要將整座山用鐵線圍起來，一群飢餓的山豬碰到鐵線，馬上就電光四閃，將山豬烤成山肉，我們才知道長刀人擁有可怕的魔法，這魔法一吋一吋的逼近山林，讓人無法忽視也無法呼吸，最後將每一座部落從高處打落到比較低的地方。長刀人將森林裡的檜木砍下來，在部落視野良好的高地建築駐在所，每天有好幾個警察什麼工作也不做，帶刀帶槍的用嘴巴指揮族人作這個作那個，特別是長在森林裡的樹木，長刀人砍下活潑的樹木成爲不會揮手的木頭，將樟木丟進熱滾滾的水中，用了一個太陽與月亮的時間熬成黑色的汁液，冷卻之後叫漢人揹到很多人居住的地方，聽說以這樣的方式長刀人獲得很多印有人頭的紙幣，有很多人頭紙幣的人叫做「有錢人」，但我們還是像以前一樣的「沒有錢」。長刀人說要給我們「文明」的生活，結果我們一個一個像家禽，腿不能走遙遠的路、手不能抓住山豬，更糟糕的是，長刀人沒收了槍枝彈藥，如果我們要打獵，必須在檜木房子下的階梯等待，在一張紙上蓋上手印，長刀人說我們的槍枝容易打死人，所以要統一管理，長刀人的槍枝大砲不也是殺了我們更多人嗎？爲什麼就沒有交給我們管理？於是族人都很生氣。

聽人家說，我出生的那幾年，長刀人派遣不少有學問的人——吃書像吃小米的人——有學問的人查看每一棵樹木的長相，胖瘦或者高矮，都以怪異的字體紀錄在黑皮內頁棕色的神秘的紙本上，他叫我們的人揹著他到每一座山的頭頂上，然後以奇怪的線條和數字寫在三角形符號旁邊，根本不願意欣賞我們向他指出每一片披上白紗的神秘風景，匆匆留下淡而無味的日本酒然後逃命似的回到平原上。因爲樹林裡的蚊蟲特別喜歡叮咬新鮮的皮膚，就像勤勞的蜜蜂找到甜美的花蜜。據說最有學問的人是鼻子上掛上眼鏡的傢伙，這種人是用眼睛吃書，他們透過一層神奇的透明玻璃，從眼睛伸出兩根無形的口器，將書籍裡的字體吸食到腦袋裡面，然後在混亂的腦海裡將字的魔力慢慢蒸餾，最後從嘴巴吐出很多人大致上都聽不懂的話。你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最有學問的人的眼睛簡直就像蒼蠅，蒼蠅的眼睛動也不動，但總是能夠找到新鮮的山肉的血液，蒼蠅人最喜歡來到部落，他們記下每一位祖父的聲音，不厭其煩的問個三五遍，你從哪裡來，父親叫什麼名字，牙齒怎麼說，沒有鹽巴的時候怎麼辦，打獵之前爲什麼要作夢……最後蒼蠅人將我們的話藏在簿子上帶回大房子「研究」——我們不清楚「研究」到底是好吃的食物或者是某種要人命的火器——研究到最後，來自大房子的

長刀人說我們祖父的話是野獸的語言，文明的語言是阿依烏欸嘔混合的聲音，因爲我們跟野獸住的太接近了，要發出文明的聲音就必須要搬下來，長刀人拿起畫有線條與三角形記號的淡黃色油紙，指揮走路的大砲砲擊隱藏在樹林裡的竹屋，整座山都因爲難聞的氣味而咳嗽不已，屋子被帶火的砲彈燒的很痛苦，小米園發出吱吱吱的喊叫，最後只剩下灰色的屍燼。族人只好不斷的深入森林，打擾躲在洞穴裡的動物，我們刮著山鹽青與動物一起爭奪，以免自己的脖子長出青蛙的肚子。自從有了記憶以來，我們就像受到驚嚇而倉皇行走峭壁的山羌，到處尋找又深又黑的森林，完全不像神話裡住在這片土地上的偉大獵人。有些人耐不住被追趕的命運，來到長刀人居住的地方學習種植稻米，最後他們的腳一定是被藏在水田裡的陷阱夾住，再也無法離開稻田的控制，我們的家族繼續過著祖先留下來的生活，繼續說著揹簍、小米與神鳥這三件寶物的故事，直到再也找不到山鹽青與交換彈藥，這個時候，我記得天空真正的暗了下來。

長刀人替我們的新部落裝上一個名字——稍來社——在檜木的駐在所旁邊有個板子寫上了部落的名稱，我聽說其他被搬移的部落也都有一個陌生的名字，取名的時候從來不會徵求我們的意見，這種草草率率的態度傷痛了我們的心，我們不懂長刀人這種隨便命名的文化，這些名字不經過思考，沒有與祖先的土地一起生活過的名字是沒有力量的。因爲名字紀錄著每一個父親與母親的名字，而且必須經過夢的預兆，夢會帶領我們來到父祖之地，可以看到祖先讚許的微笑，如果一個家庭少了勇氣，祖先就會指指黑熊胸前的記號，脾氣如果充滿火藥的味道，你就可以在夢的草原看見雲彩般的鹿群，等到夢爲我們作出指示，第二天清晨就要到通往山上的小路觀看西麗克鳥是否同意？我們是這樣慎重的爲每一個孩子取名，絕對不給孩子超過命運的重量，這樣的一生才會像鳥一樣的輕鬆自在。就像我的父親，出生在山豬啃食箭竹那樣紛亂的時代卻有個華麗的名字，以致於遭到山靈的取笑，他的命運連走在山路獵徑上肩膀都要歪斜到另一邊，好像有過重的山壓著，意外就時常光臨，直到給他換了一個卑賤的 Yukan——膽小無毒的蛇，就算是風的嘆息和草的微笑，也會使他逃之夭夭——命運的重量才取得了平衡。

雖然我們有個新部落的家，但是我們仍然喜歡潛回森林的內心，這個世界已經害怕的太久了，我們必須在大樹的葉蔭保護下成長，但是山的靈魂開始聽到大樹倒塌的哀慟聲，當大樹的身體被長滿牙齒的鐵器割斷手腳，流出大雨讓祂保管的汁液，我們都聽到了山靈的哀傷，就像有人瞄準在他的心裡居住的朋友送上發燙的子彈，有時候我聽到了，也要忍不住掉下眼淚。但是在森林裡，我感到很自由，父親和母親在白天耕種小米，第一片綠葉從冬天的尾巴探出頭，家人就要開始準備開墾祭，在夢與神鳥傳達美好的預兆指引下，來到開墾的新地，折下翠綠的芋婆葉，在新闢的一小塊土地放上獸肉，祈禱祖先讓這片土地很肥沃，雷雨和大風走路的時候都懂得繞道而行，然後父親握著鋤頭，向蜜糖般黑色的土壤鋤下第一塊泥土，隨後趕緊回到家裡，不要打擾山靈爲新耕地灑下強壯的種子。經過這樣的儀式，緊接的小米祭才找得到適合生長的地方，小米和森林裡的動物一樣是有感覺，山豬的家一定在有泥沼的附近，猴子的家需要很多大樹的手臂，這樣才可以帶領牠們來到箭竹林，而小米也必須在向陽的山坡地，每天清晨要迎接太陽的微笑，這一天小米的心情就會很快樂。在小米長大的時候，我和弟弟妹妹就要守在小米園，因爲麻雀很貪吃，但是母親說麻雀是爲了考驗人類是不是很努力，不努力的人會讓茅草高過小米，麻雀就分辨不出小米粒與茅草殼，就會以哭鬧的

啼音告訴祖靈，所以麻雀是祖靈的信差，有麻雀光臨的小米原是勤勞的證明，牠們吱吱喳喳就像討糖果的小孩，只要趕走牠們就好，不要傷害大地的小孩。但是趕麻雀真的很累人，到了太陽彎腰下山的時候，我們這群小孩也差不多要倒在地上，看著一天比一天點頭更深的小米，好像也在安慰我們疲累的身體。等到收割祭完了，樹葉開始轉成黃色，風吹的氣息一天比一天要冷，動物開始準備冬眠，一年裡最重要的祖靈祭要上場了，家族裡的人在這一天不能隨便放屁，不要讓祖靈聞到不好的味道，因爲這天是祖靈享用食物的大日子，我們要讓祖靈在夢裡檢查眾人的手掌，男人的手是不是因爲辛苦工作而裂出樹葉的掌紋，女人有沒有勤於織布讓手掌印上苧麻的臉。祖靈得到了安慰，吃的很高興，就會降下一千個祝福。到了夜晚，家族的長老輪流說故事，黑夜也就不會讓人害怕，因爲祖先就在竹屋的四周和我們說話。經過一次又一次說故事的黑夜，我的喉嚨開始長出花生一樣的凸點，說起話來像摩擦樹幹的聲音，我的男性也長大了，雖然應該是黑色的毛此時僅僅樣子像爬在腐木上的毛毛蟲，但是我已經有山豬力量的肩膀，可以將箭矢射向峭壁上的山羌，我知道我應該要成爲男人了，就等待父親邀請文面師爲我敲出墨綠色澤的記號。

有一天，一群長刀人來到了我們的森林，他們宣布一項不可思議的命令——禁止文面——聽說這是遠在海洋一邊的天皇的命令，是大房子的人所作的決定，就像以往一樣不跟我們商量就貿然行事，我的父親氣憤的將一位長刀人摔落山谷，長刀人用火藥與子彈很不公平的一起轟射過來，他們不用瞄準、缺乏技巧、卑劣的躲在暗處射擊，他們在森林走動的時候鎗枝、背包和兩腳交雜在一起，動不動就跌倒，不像我們是風的民族，可以隨意穿越在樹林與草叢之間，跳躍在岩石與峭壁之間，他們穿著厚重的衣服，已經是矮小的人現在看起來更像行動緩慢的烏龜，說話沒有禮貌，脾氣暴躁，但是我卻笑不出來，因爲父親被一陣茫無目標的子彈射中要害，我們在樹叢中大聲的喊著：「我們有人失去靈魂了。」這表示今天的死神找上了父親，帶走了他的靈魂，死神也已經走遠了，戰鬥就應該停止，讓傷心的家人安慰告別別的眼神。但是長刀人還在亂射子彈，點燃火藥轟擊小米園，我在樹的背後看著他們放火燒燬裝滿故事的竹屋，聽著他們大聲的咒罵什麼，直到我的眼淚被風的手抹乾，母親拉著我的手，最後像鬼魂一樣消失在森林的深處。但我並沒有消失，我跟著樹葉變換顏色跟蹤長刀人，他們吵吵擾擾的打亂了森林的節奏，留下明顯的腳印，一點都不顧周圍的環境隨便丟棄自己的味道，這讓動物掩鼻離開。有時候我住在樹上，在濃密的枝枒與樹葉的掩護下，將對父親思念膨脹到與夜空一樣巨大，但是長刀人肆無忌憚的大聲說話影響了我的思念，這讓我加速要奪起他們靈魂的意念。來到了稍來社駐在所的檜木房子，夜像池塘裡的水那麼安靜，很多族人的樣子看起來已經不太一樣的，他們喝著裝在瓶子裡的水然後變的神經錯亂，聽說那種粗製濫造的日本酒燒壞了族人的腦袋，也將一張張原來俊秀的臉龐裝上的凶惡的面具。我伏在窗下的草叢堆裡右手握著胸側的番刀，我的目標不是在門前站崗的長刀人，而是族人口中的大人物，他的靈魂一定最有力量，因爲他說出的任何一句話就像砲彈一樣的殘酷，我等著大人物解下警服，吹掉煤油燈，躺在榻榻米上，嘴裡的呼嚕聲連接到夢，我翻進黑夜的空氣裡，大人物的臥房一目了然，他就像吃了太飽的山豬窩在棉被蓋上的洞穴裡，我用左手將大人物的頭顱拉上來，好讓鋒利的刀刃來到割取的位置，大人物突然驚訝的張開眼睛，我什麼話也不說的就提著大人物的頭骨翻進叢林裡的黑暗中。頭顱在揹簍裡淌血，溫熱了我的情緒，奔到小溪，就在冰冷的溪水剔掉多餘的肉，心中默默的唱著：

親愛的勇士，你的精神將跟著我們，不會使你蒙羞，請你把你的家人全找來吧！

啊！你這人頭的弟兄，也必為我砍回來，你所有的力量，將被我獵首，任何多麼強的敵人，仍敵不過我！

沿著家人留下的記號，我在黑夜的祝福下找到了篝火，我唱著出草歌，母親含著淚對大人物的頭骨回應的唱著：

歡迎你來，你是很重要的客人，日後我們會出去打獵，請你吃很多獸肉，也會釀很多的酒請你喝。所以你應該把你的家人都叫來，你一個人在此會很寂寞的。

森林的中心是不能在住下去了，於是北走雪山山脈，我們必須尋找遠方親族接受庇護，就在「水邊的惡地形」(這是個謙虛的自稱，謙虛自己住的地方不好)找到了願意收留我們的親族，這就是 Sv`ii 部落。大人物被馘首的消息以雲的速度傳到了雪山山脈每個部落，聽說長刀人非常非常的生氣，就像是冬天僅存的樹葉被暴風雪狂亂的吹打，更像是掉入陷阱的山豬以獠牙衝撞樹幹。我不知道長刀人爲什麼那樣生氣，我的父親被他們的子彈帶到彩虹橋的盡頭，我洗盡悲傷，以祖靈的名義獲取大人物的頭顱彌補我們失散的力量，大家的心靈都獲得了平靜，大人物在頭骨架上接受我們悉心的餵養，我唱歌給他聽，以尊貴的小米酒請他喝，又將山豬的脂肪抹上乾枯的嘴唇，連續七個月亮，悲傷已經遠離了我的胸腔，只有月光溫柔的滑進我的心房最裡面，心房的仇恨都掃乾淨了，只有飽滿的愛之歌碰撞我的心，長刀人爲什麼無法將仇恨轉化爲愛？我告別了家人，來到稍來社尋找解答。在駐在所前面的廣場，所有的族人都被集合蹲下，他們的胸側沒有一把祖先的番刀，像穿山甲將脖子縮在布帛裡面，眼神露出恐懼的光芒。長刀人每問一個族人，族人只要搖著可憐的頭顱，黑色硬鞋的腳就飛踢過去，好像將夾在機陷的鳥隻再施以猛烈的棍棒，直到長刀人將腳都踢累了才停止。但是族人都被圈禁在一座大籠子裡面，他們哀傷的眼神讓我看不下去。到了晚上，青蛙在聒聒叫，長刀人從籠子裡面挑出一個女孩，他留著長髮，額上有孩子時留下的文記，兩頰並沒有文面，她被帶進檜木的房子裡，我認出她是比浩家族的好家庭，她在轉頭掙扎的時候，我確信她的眼光射中了我，因爲那冰冷哀告的眼光穿透層層的樹葉讓我全身顫抖起來，房子裡傳來不堪入耳的聲音，我用猴子的身手靠近木屋，幾個長刀人將褲子解到膝蓋，女孩在充滿口水的空氣裡閉著眼睛，她看起來就像是躺在木板上的山地魚，撕開的衣服露出月光的顏色。我只好放棄任何理性的判斷，衝破簡單的窗戶，在每個長刀人的肚子上踢上一腳當作是爲女孩道歉，接著以熊的力量扛起女孩，像雲豹一樣無聲的遁入黑暗之中。

女孩在我肩上輕的就像是我身體的一部分，在一座山谷的溪澗邊我將她放下，她的身體此時看起來不比成年的山羌大多少，鼻息已經被孱弱的溪澗掩蓋過去，柔軟的骨骼像獸毛，比浩家族的女人最精於織布，十二次月亮的輪迴就可以織出一條箭竹一樣高的織進思念的布帛，她們會將長長的布帛掛在門前，讓太陽與月亮驕傲的照亮，吸引最強壯的獵人投來戀慕的眼神，但只有祖靈眷顧的獵人才能成爲比浩家族的成員。我將她被撕裂的布帛合攏起來，手背卻被吐露舌尖般的軀體幾乎電昏，但是她動也不動，我將耳朵貼在她的胸前想要聽聽她靈魂的回聲，但是她的靈魂好像迷失在駐在所的木板上。我對著閉眼睛的女孩說出我的名字，

以家族的故事安撫女孩恐懼的身體，我取下一根竹棒，用祖靈的聲音呼喚她的靈魂，汗水從我的背脊流下，我必須以最誠懇的心靈和她的靈魂對話。她睜開眼睛，像新生的嬰兒對我注視著陌生的世界與陌生的人，然後又閉上眼睛，安穩的睡著，留下水花一樣的笑容。

天一亮，我就揹起像是自己身體一部分的女孩走入森林，長刀人吵雜的追尋聲嚇壞了樹林裡的鳥群，我毫不費力的來到一處岩壁裡的洞窟，我收集清晨的露水替女孩擦淨臉龐，也抹掉長刀人留下來的氣味，女孩散發著溫暖的苧麻味道，她的靈魂也回到了身體裡。我帶著槍砲盒走出去，一把番刀，一串綁在腰際的麻繩，點火石和芭蕉鬚都很乾燥，用獵人耐心的等待捕獲一隻白鼻心，在一棵樹洞裡抓到睡覺的白面鼯鼠，然後回到洞穴燒烤小獵物。我割下白鼻心的後腿肉，抹上厚厚的一層脂肪，我想要叫醒女孩，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又再作同樣的一件事，將嘴巴貼近她的耳朵，我吸到了她的氣息，蜂蜜的甜味竄入我的喉頭、胃，並流進我的血管裡，我感激女孩的慷慨，以只有她聽得到的聲音說出我的名字，我希望這名字成爲她的秘密，我的念頭或許山靈也感覺到了，女孩輕輕的撥動唇舌，像女王蜂翅膀的震動，一個聲音成爲了我永遠信守的音符——姬娃斯。

我們走了很久，第二天姬娃斯已經能夠走路，我們走走停停，因爲必須要爲姬娃斯尋找獵物補充衰弱的身體，我吃的很少，因爲獵人不能吃下狩獵得來的獸肉，這是要給家人吃的。有的時候我們停下來，姬娃斯先是簡單的說出我已經知道的家族歷史，後來才對前幾日發生的恥辱忍著淚水道出心裡的恐懼，這時我很快的拿出口簧琴，像熱戀中的少年倒掛在樹枝上吹出情感洋溢的音符，以便阻止姬娃斯心靈裡的傷痛。最後我們來到了雪山山脈最深的一處森林，野獸的糞便像天空的星星一樣多，巨大的樹林遮蔽了外界的干擾，這個世界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們的身體與靈魂愈來愈靠近，就像藤與蔓，最後分不出彼此。我們分享共同的夢境，用獸皮織出的被子一起抵抗寒冷的季節，小聲的說著情話以免動物聽到了會忌妒的發狂，我們共同建造的家屋只是用幾根木頭撐起來，上面覆上層層的 Sabin(蕨類的葉子)，有一團永遠不會熄滅的篝火見證我們兩人的情感。我知道我的命運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恐怕會走的很辛苦，但是祖靈的磨練讓我清楚的知道我手掌握著的姬娃斯就是祖先交給我的星星，一顆將會膨脹明亮的星星。許多年以後，我帶著姬娃斯——也就是你們的曾祖母——和你的祖父回到「水邊的惡地形」，看到了我的母親和我顛沛流離的家族。稍來社事件已經被風吹到不知名的山谷，只流傳在族人口傳的腦海裡。接著家族遷移到 Mihu 部落，新的政府來了，我們又遷移到 Srjux，也就是現在的三叉坑部落。每一次的遷移，族人都會唱著祖靈留下來的歌曲，讓我們不要忘記 Atayal 的根源：

aring zniaxan sbayan. Krahu hbunzhibung.
自從翻越 sbayan 大山，蔓延至 hbunzhibung 的溪會處

muah mtbuci ms‘erux ngaus na luhung. Iyat simu nbah mglu.
各自站在白口上。　　你們不可能再在一起

musa simu mtbuci pqara ssbqi na gaung.
你們將各自掛在溪邊的角落(意：遷移到有水的地方)

hmsuaga hasimu hmkangi psglabang hwinuk rqias laqi mamu.
這樣的話，願你們尋求兒女腰面寬廣的事。(意指為子孫勢力發展設想的事)

孩子，我很高興你們願意聽我這老人家的話，我已經老的身上結滿了巨大的樹瘤了，看起來像一千歲那樣老，我盡著我的記憶爲你們述說我的祖父、祖父的祖父傳下來的故事，也許我無法爲你們說明愛爲何物，但我知道死亡在愛的面前都要低頭。你們各自找到了心裡面的那顆星星，我祝福你們這對年輕的孩子，並願意將我的名字送給你，雖然你有了漢人的姓氏，但不要忘記我的名字叫 Mumug Shiad(穆牡・夏德)，你的祖父叫做 Yukan Mumug(猶干・穆牡)，父親是 Yukeix. Nokan(猶給黑・諾幹)，你的名字承接我的命運，叫做 Mumug Nokeix(穆牡・諾給黑)。